

强安 编

湖南出版社

围棋故事



四棋故事

谢安强 编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郭 平

装帧设计：陈 新

围 棋 故 事

谢强安 编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宏达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199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75

字数：112000 印数：1—6000

ISBN7-5438-1322-X

I. 163 定价：6.00元

目 录

王安石下棋赌诗	(1)
棋迷贾似道	(4)
下模仿棋的鼻祖——朱元璋	(6)
曾国藩迷棋轶事	(8)
怪僧秋航与镜明	(12)
段祺瑞嗜棋二三事	(14)
清贫棋人汪振雄	(17)
一代棋师过惕生	(19)
梅兰芳的围棋情	(21)
复旦大学的两位围棋教授	(23)
复兴中华围棋第一人——陈毅元帅	(27)
当代中华棋圣聂卫平	(32)
从三连败到三连胜的曹大元	(36)
热心围棋事业的应昌期先生	(40)
棋境与诗境	(43)
中华数学史应添新页	(47)
弈局限时小考	(49)
如此精神不可长	(51)

论围棋成为大学课程	(53)
由“占地”与“取势”说开	(56)
从围棋神童看小孩智能潜力	(59)
从围棋的连结形式谈开	(63)
漫谈“急所”与“大场”	(69)
期待出现“天元流”	(72)
侧楸棋盘小考	(75)
西晋围棋十七道考	(77)
从“一子解双征”说开	(79)
围棋胜负观种种	(82)
“云子”的兴衰史	(84)
木谷道场的启示	(86)
武宫正树的“宇宙流”	(90)
华丽秀行	(93)
由当代韩国棋风说开	(96)
知得的“闲着妙手”与道策“无妙手”	(98)
一代围棋大师吴清源	(101)
高僧弈事杂闻	(107)
弈事丑闻数则	(110)
弈坛美谈余记	(113)
弈史中的笑料数则	(119)
瓜州说“棋瓜”	(122)
西藏围棋的民间传说	(125)

历史上的中日围棋往来·····	(128)
围棋在世界的传播·····	(130)
棋子广闻·····	(133)
帝王棋趣·····	(135)
围棋之乡面面观·····	(139)
反对迷弈者自古有之·····	(141)
因棋弈而名的古迹·····	(144)
古代观棋行棋规则趣闻·····	(147)
好独弈的怪人·····	(150)
夫妻棋战的纪录·····	(152)
热心围棋事业的傻子·····	(154)
围棋趣话两则·····	(156)
素素庵故事·····	(159)
天台山围棋史话·····	(162)
后记·····	(165)

王安石下棋赌诗

围棋是一种争胜负的娱乐，千百年来长盛不衰，且日益由它的发源地——中国走向全世界。奖与罚常伴随弈局胜负而生，一般正规的棋赛都是由主办者出资奖励获胜一方，但棋友之间业余对弈，也常采用罚负者一方以打趣，这是自古就有的。不过，罚的形式则有高雅与庸俗之别，如市井之徒以钱财作罚，变下棋为赌博，这是人格高尚者所不取的；负者罚作诗一首，这是我国古代士大夫们的一种奇趣，做到了棋、诗相得益彰，并且流传下许多佳话，脍炙人口。

王安石是我国北宋年间的一位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诗人，两度出任宰相之职，政治上提倡变法革新，图国强民富，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王安石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他愤然辞官，退居江宁（今南京市），以诗词抒发积郁，以棋消遣余年。他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成了千古绝唱：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面对无限江山，辞官后的寂寞心境，诗人字里行间流露着不胜往昔之感。王安石的另一首诗作《与薛肇明弈棋赌梅

花诗输一首》，也流露着作为诗人、宦途失意者的同一心声：

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

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这里，诗人以独傲风雪的寒梅自况，然而，暗香疏影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年何处寻觅呢？这首诗的出处是一则很有趣的围棋佳话。

话说王安石退居金陵后，相府虽不乏竹石之趣，然寂寞与失落之情，人皆有之，免不了找几个文人雅士、地方官吏，借棋、诗以消胸中块垒，处士薛昂（字肇明）便是座上常来之客。王安石是个怪人，世称拗相公，下棋行罚，他也要出点怪招，令负者罚赋梅花诗一首便是其一。薛肇明本是王安石学生辈份，岂敢不从。于是，纹枰端坐，师生进入黑白世界。不料，首局却以倡罚者告负，王安石是一位毫不含糊的人，任宰相时，著名诗人苏东坡因逞才，在他的诗“秋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后添上“秋花不似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两句，他看后立即将苏贬至黄州，去实际看一下黄州菊花秋日落英的实况。这次输了棋，当然领罚，俄顷，便脱口吟出了上面所引的这首七言绝句来。薛昂快口称好，心中暗叹荆公果不愧一代雄才。

王荆公受罚后，薛昂自不得不陪相爷再弈，否则，便有失师生之礼了，对于读书之人，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双方略事茶话，便重回楸枰对坐。这回，王荆公吸取前局覆车之鉴，步步为营，稳妥进取，至使这边薛昂无隙可乘，终至败北。

薛昂搔首弄耳，自有其难处，非梅花诗难咏，奈相府之中，尊师之前，岂容放肆乱吟，赋得不好，岂不丢丑，名声一经传出，将来又如何收拾。正是窘态百出，绕棋案而无所

措手足之际，还是荆公宽容学生，竟又代薛昂赋得一首，薛昂暂负诗债。

然荆公府第，谈笑有鸿儒，过从无白丁，薛昂负诗债之事，日久便传开，乃至金陵里巷，妇孺皆知。数年之后，薛肇明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竟当上了江宁府地方长官，年事大一点的乡绅耆老，自不忘薛长官当年往事，有好事者，编打油诗一首以嘲之：

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座上赌新诗；
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

一段围棋佳话就这样流传至今。

“棋迷”贾似道

围棋文化涉及极广，与历史人物的联系尤为密切。我们可借棋事来了解历史人物的一个侧面。

贾似道是南宋末年间的一个权臣，浙江天台人，字师宪。官至参知政事，掌领枢密院等要职，度宗年间还加封“太师”勋号。贾似道是我国历史上倍受老百姓唾骂的权奸之一，与秦桧、严嵩并列。明代戏剧作家周朝俊写的《红梅记》，及当代作家孟超写的《李慧娘》，都突出地描绘了贾似道误国害民，凶残强暴的面目，以及当时老百姓对他的痛恨。后世甚至有诗人写出：“三百鞭尸贾似道”之句。可见其民愤难逃！

贾似道大权在握时，不顾王朝安危，穷奢极欲，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市）西湖边葛岭大兴土木，修建楼台亭榭，设“半闲堂”及“多宝阁”，整日淫乐其中。除了歌舞荒淫之外，贾似道竟也是一位围棋迷，他的相府内专门设有棋师陪他下棋。即令上朝议事，回府之后仍要与棋侍切磋于楸枰。年长日久，不免传出一些使局外人开怀的趣事。

某次，宁海叶梦鼎与其好友马廷鸾二人在贾似道府中畅饮，酒至半酣，贾忽借酒饶舌，出一酒令：“我有一局棋，付与棋师，棋师得之，予我一联：‘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叶梦鼎听后即复一酒令：“我有一张犁，付与农夫，农夫得之，予我一联：‘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原来，叶梦

鼎在这里借酒令暗讽贾似道盘剥农民百姓赖以生存的田地的酷政。当时，贾似道正向朝廷提出所谓“公田法”，限定民田，超限部分的三分之一充官。这则政议可能损害了部分地主及其政治代表人物的利益，引起不满。叶梦鼎的这一酒令多少代表了部分民意，故长久流传下来了。

贾似道爱棋还见于《幽怪录》中的一则故事。写的是元朝廷佑年间（一三一四至一三二〇年）一位叫赵源的书生，客居临安昔日贾似道相府旧馆中。某日黄昏，赵生游园归寓，门前忽遇一婷婷绿衣女郎，绝色春容。赵生顿生倾慕之情，随女郎移步至一小桥边，绿衣女郎含羞转头顾赵生曰：“书生何随步耶？”源欠身答曰：“暮色之中迷路，欲随小姐出园，可乎？”女曰：“暮色之中男女相随，恐多物议，书生何以自解？”答曰：“源系异乡人，不熟本地，何忌物议，乞小姐谅之。”一问一答中，赵源更近绿衣女郎，倍觉依依之情，待分手处，源约来日相会。如此数日后，赵源方敢启齿询问少女身世及目今居处。女凄然答曰：“君我乃前世有缘，我本临安良女，少时习弈，不意被贾相爷发现，收为棋童，召至府中每日必以陪棋。君时亦府中侍人，与我相爱甚笃，乃私订终身，诟不为相爷所容，赐我二人死于断桥之下，即君我日前邂逅处。君今已返人世，我特托形于暮色之中与君旧地团圆。然精体大限三年，乞君深谅！”赵闻之，潸然泪下，不忍相离。有夫妻生活三年后，女乃面壁而化，赵亦落发灵隐为僧。

故事当为虚构，但从一侧面证实贾似道爱棋为当时人所共知。

下模仿棋的鼻祖——朱元璋

提起下模仿棋（即以围棋棋盘中心为对称中心的跟随别人的一种对称下法），围棋爱好者都知道。日本近代著名棋手藤泽朋斋是最负盛名的。他不仅下模仿棋局多，而且，他还创纪录地在一局棋中一直模仿至第六十三手。以至转载棋战况的日本新闻单位反映说：“如此下去，围棋爱好者觉得棋艺已亡，还有什么欣赏的价值？”好在朋斋先生毕竟只下了六十余手，没有一直模仿下去。

模仿棋由于古今围棋规则都未明文禁止，因此，下模仿棋随弈者的自由选择。不过，一般对局者对此十分生厌，并认为是对对方的一种不礼貌表现。一般对弈者也绝不下这种无头脑的“猪”棋。日本当代一流棋手加藤正夫是尝过藤泽朋斋模仿棋滋味的，因此，他还悉心研究了一种专门击破模仿棋的下法，并指出模仿棋必败的结论。

然则模仿棋真是一种“猪”棋吗？笔者认为不尽然。我国古代典籍《左传》中有名为《曹刿论战》的一篇专论作战的名篇。曹刿主张当敌人锐气方刚时不要出战，待敌疲惫时再相机歼敌，击其惰归。原文是：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拿来比较朋斋的模仿棋战术，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模仿棋可使对方生厌，久厌必倦，倦则生错，错则可脱离模仿，一鼓下之。所以模仿棋并非不是一种战略。

作为模仿棋的先手下法，第一手棋必下在棋盘中心（亦即“天元”），而后再按对称规则模仿对方，这也可称之为“对称棋”。下对称棋的鼻祖，也许要算我国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据我国清代魏瑛所撰《耕兰杂录》记载：

“明太祖智勇天纵，于艺事无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传其与人对弈，无论棋品高低，必胜一子。盖每局必先着，辄先于枰之中间，孤着一子。此后，黑东南，则白西北；黑右后，则白左前，无不遥遥相对，着着不差。至局终，则辄饶一子也。”

按以上所载，朱元璋其人确有一点数学头脑，于对称概念颇敏悟。时至数百年后的今天，仍见某些大学生热衷朱元璋的这一百战百胜的妙法，则良可浩叹！

对称棋在理论上百战百胜不成立是显而易见的。因棋盘总点数为三百六十一，倒数的奇数手棋必为先落子方所下。设黑白双方各留一眼，让分界线上最后一子为先落子方所下，则后手方点入先手方所留眼中，即将先落子方棋子全部提净。

当然，此法在与皇帝下棋时是万万使不得的！你杀他的棋子，他也许要杀你的脑袋。所以明太祖还是辄饶一子，这正如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妙绝！妙绝！由此悟及，凡涉帝王之事，是什么荒谬都不足奇怪的了。

曾国藩迷棋轶事

楸枰大不过尺，然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名人雅士为之折腰；有的竟至忘其饭寝，镇日叮咛于这黑白世界之中。不愧“棋迷”雅号者，大有人在，然敢怠慢圣旨，沉溺于其中者，则非曾国藩莫属。曾国藩（字瀚生）湖南湘乡人氏，晚清重臣，因扶清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战功卓著，迭封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政；他又是清季一位著名文学家兼诗人，是“桐城派”后期主要代表人物。晚年对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亦起重要作用。对曾氏的评价历来不一，褒之者溢其文正公，贬之者称其卖国贼、刽子手。总之，曾氏是一位历史人物则不容异论。

曾氏在日理军机、笔走词章而外，围棋可说是他毕生最大爱好，够得上棋迷队伍中一员悍将。曾国藩棋力并不高，据棋史记载，他曾和当时一流棋手周小松（江苏扬州人）对弈，周授曾九子而将曾的棋形裂为九块，惹曾大怒而不赠分文（见刘善承编《中国围棋》一书中“晚清和民国的围棋”章节）。就是这样一个棋力不甚高的曾国藩，仅据他本人日记所载，与各类棋友对局达一千三百余次，每次对局有多达六盘之众的纪录，观棋尚不计其内。他的棋友中，既有和他平级的朝廷命官，也有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乃至郎中，寒士，当然也有像周小松这样的一流棋手。据载，曾国藩尝与部下对

弈，某次因弈争险些动起武来，这在封建时代是不可思议的犯上之举，曾当即将其扣押，然翌日却又褒其胆大敢为而提升，真可说恩怨系于瞬息间！

曾国藩是个很重言必信、行必果的程朱理教维护者，但他因痛感迷棋误事而在日记中屡屡记下的戒棋誓言，却是从来不兑现的，可说屡戒屡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宋朝宰相王安石，曾给围棋取一个雅号叫“木狐狸”，极言围棋这游戏很像传说中的狐狸精一样，着实能迷人，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很可以体现这一点。

咸丰九年（公元一八五八年），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率部大破清军江北大营，于十月间在安徽三河镇一役，歼灭曾国藩所统领的湘军精锐李续宾部，与曾国藩情同手足的袍泽李续宾及曾国藩之胞弟曾国葆同时毙命；后方重镇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市）驻守湘军亦被太平军重重包围，频频告急。对于一位统帅来说，此诚军事危难之秋。曾氏于日记中连日记下“心急如焚”，然而，就在这心急如焚的日记中，却又安然记下与棋友吴子序对局两盘的事实。

咸丰十年七月某日，正当曾国藩与棋友程桓生手谈正欢之际，忽然传来圣旨，清廷补授他两江总督荣衔，曾竟置接旨于不顾，继续稳坐楸枰之侧，沉浸于黑白争夺之中，延宕时间二十余分钟，方出外迎旨，真是棋瘾之大不怕犯圣！曾自诩儒教信徒，此际君君臣臣之大礼，废诸脑后，莫非木狐狸作怪乎？！

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二月，在丁家洲官船上，曾氏日记记载开一日之内对弈六局之纪录！日记中亦明写着“眼蒙太甚”，然而又不打自招地承认“明知旷工疲神，而屡

蹈之”。身为国家重臣，如此不顾疲劳地玩棋，简直该正板子！

同年八月间，江南酷暑凌人，南京城更是有名的江南三大火炉之一，曾氏记下官署中“汗下如雨”、“汗透中衣”，然而，他却未去清凉山避暑，而是每日照例作枰上战，可见此木狐狸是何等迷人！

曾国藩本人患有牛皮脚癣症，每坐下来，奇痒不止，对局之际，曾一边下棋，一手则搔脚癣，一局棋完，癣屑满地，狼藉不堪，观棋者恶心而不敢言，可这位总督大人也全不顾些体面，安然于此，竟志于日记中，殊堪一笑。

更有甚者，曾国藩纳妾陈氏，感情甚笃。传闻左宗棠曾出联为此事雅谑曾中堂大人，曰：“曾国藩为如夫人洗脚”，可见曾国藩是如何疼爱这位小夫人了。也就在同治二年，陈氏患肺疾咯血不止，曾国藩亲自扶汤抱药床前，陈氏病亡后，曾国藩于日记中记上“心绪殊劣”的痛语，或可慰爱妾之灵，但妻亡之夜，竟与棋友欧阳兆雄下棋四局“以解哀愁”，真天下之奇闻！世人多说以酒浇愁，未闻棋可解哀愁者，非木狐狸之妖法乎？！

曾氏迷棋还留下不少佳话，首先是对局楸枰，不计尊卑。众所周知，封建时代等级观念森严，下官见上官，一言一语、一举一止都必须按封建礼节行事，稍有造次，轻则革官，重则问狱，更不必说寻常百姓了。而曾国藩下棋时，则不论对方身份，一律客礼待之，这可说难能可贵。前述周小松以“九裂”相侮，曾氏仅怒而不赏而已，由是反可见，曾氏对平民棋友，局后常付酬金，以谢陪棋。

某次，曾国藩出巡泰县，总督驾到，七品县官当然参拜，曾氏闻说当地有某棋手，即着县官前去礼请，待该棋手到巡

署，曾竟出而相迎，平时见县官已属难得，此次县爷却如同差役，反使客人无所措手足。

又曾氏棋友中，胡莲舫、毛鸿宾等皆为曾部属，按常情，他完全可以传他们到府中来下棋，况且，和顶头上司下棋，正是下官难得的巴结机会，谁不乐于从行，但曾国藩却宁愿自己移步，每每于部属家中弈至更深夜半而归，这是有记可查的。特别表现其棋迷特征的是，他甚至观棋友李榕与鲁秋航对局通宵达旦，完全忘记了头上的一品花翎。

青年人迷于嘻戏，是不难理解的，而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居然如此迷于围棋，此中道理不也值得探索一番么？曾氏自己已给出部分答案。据史载，某次，曾的部下向他呈上清将多隆阿的作战方案，曾氏旋令左右于围棋盘上实演，直至认可为止。弈者，用兵之道也。然围棋之道岂止于此。比曾氏晚出生九十年的陈毅元帅，已高度概括地指出：“弈虽小道，品德最尊”。由是观之，围棋之迷人，固非木狐狸之伎也。